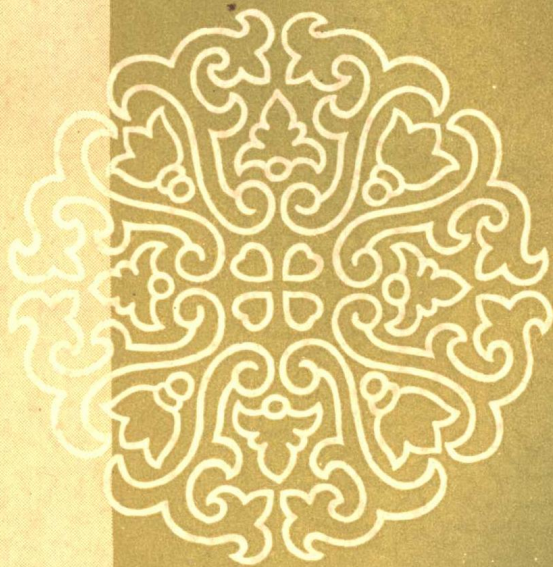


我的戰友

江 水 艾 燕等著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我 的 戰 友

江 水·艾 燕等著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8321

363

書號：3043

我的戰友

(文學藝術)

作 者：江 水 艾 蕪 等

出版者：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重慶民族路藍家巷)

印刷者：重慶市印製公司
(重慶鄒容路58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
字數64千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3 $\frac{1}{4}$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

8·001—10·000 195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價：三角 1955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

目錄

從秋天到春天	王公甫(一)
英雄們在學校裏	傅仇(七)
我的戰友	江水(一一)
手電筒	劉兵(二〇)
「新來戶」	謝長春(二九)
模範媽媽的女兒	蘇小星(三五)
新喜事	王紹槐(四一)
王光玉領選民證	羅湘浦(四七)
會見	艾蕪(五五)
聲音	朱德普(六〇)
摩雅俸	姚冷(六六)
在客車裏	邢立斌(七四)
謝光老師	芮增瑞(八三)
小麗的晚課	丹軍(九一)

從秋天到春天

王公甫

呵，那是秋天！淋破頭的雨白天黑夜地下着，部隊就在這樣的日子裏追剿着流竄的土匪。土匪竄到哪裏，部隊追擊到哪裏。部隊的腳跡遍於老尖山、東瓜嶺、袁牢山、紅河一帶，甚至方圓數百里的原始森林也都搜索到了。

一天夜裏，消滅土匪馮老六的戰鬥結束以後，部隊在森林附近搜索了一遍，指導員就命令大家生火烤衣服，利用這戰鬥的間隙休息一下。

班長劉長柱和班裏的戰士在一棵大樹旁邊避風。淡黃色的火光，映在戰士們瘦削的臉上；他們背靠背的坐下沒到一分鐘，都沉沉地入睡了。

只有一個人沒睡覺。他在微弱的火光跟前，低着頭，手裏拿着一管破爛的鋼筆，專心致意地寫着什麼。好久，還寫不成一個字，大概是沒有墨水了。他順手摘下身旁的一張樹葉子，把樹葉的露珠滴進揭開筆頭的皮管裏，然後將筆頭按上，再繼續寫下去。這一切，被帶哨回來的班長瞧見了。

「爲什麼不睡覺，孔繁平！」

班長突然的問話，使他來不及回答。他趕緊將本子合住，停頓了一下才說：

「我不想睡。」

「不想睡，那你就不睡嗎？要不想走路，不想打仗呢？……」班長確實很生氣。在這日夜不分的戰鬥行軍的情況下，班裏是不能允許有一個病號的。已經兩天了，誰也沒有闔過眼，好容易才有個休息的機會呵！

「你在幹什麼？」班長帶着責備的語調，再一次的問他。

「我，學文化。——學寫了幾個字……班長，我知道我的不對，現在就睡。」小鬼站起來，把鋼筆和本子放進上衣口袋。「班長，你也睡吧！」

於是，他倆坐在一塊朽了的木頭上，背靠背，各人懷抱着槍，閉上眼睛睡覺了。

不久，孔繁平便睡熟了。班長劉長柱却久久地睡不着，越想越覺得不對，為什麼那樣大的脾氣，好好的說就是啦！學文化是件好事情，在平時這樣的努力，也許還要表揚呢。「唉！連學習的機會也沒有！」他倒抱怨自己了。

火堆裏的柴快燒完了，火苗忽閃忽閃的。他怕驚醒靠着他的小孔，不敢挪動身子，只好用腳把遠處的樹杈枝勾過來，慢慢地攏在火堆上。新放上的木柴發出嗤嗤的聲音，營火又旺盛了。

這時，劉長柱想的很多。但却不是對小鬼孔繁平的氣惱，也不是對自己的抱怨了。他心

平氣和的想：剿匪的時間短，可能很快就結束。那時候，可以安心學習，可以更有計劃的工作了，也許上學堂，也許參加祖國的各種建設，也許……一切都會很好的。當然，小孔，也一定到學校讀書去了。

夜，匆忙地過去了，天還不太亮，他們就出發去追擊另外一股土匪。

逃竄的土匪被追擊得七零八落。連隊馬上組成了若干小組，像一把巨大的梳子，插入東瓜嶺以西的森林地帶，進行搜剿。劉長柱帶了孔繁平和張四來，撲向土匪頭子王有亮。

路上，張四來受了傷，落在後面。

王有亮遭到突然的襲擊，驚恐的嚇呆了，並且迷了方向。他向一座斷崖的小山頂跑去。一件舊的美軍黃色大衣，在他的肩膀上幌動。劉長柱他們見了，心裏更添了厭惡。

「噠噠噠……」劉長柱端着衝鋒槍邊跑邊打。

「噠噠噠……」孔繁平時也扣動着板機。

子彈在匪首附近的石崖上濺起了火花，嚇得他匆忙地臥倒。現在，他才發覺走的是條死路，但是，已經晚了。但他利用着石崖的死角，居高臨下的向他倆進行垂死的頑抗。

山林間的槍聲，漸漸地遠去，這意味着大隊已經向別的方向追擊去了。

「衝！我掩護着，你衝上去！」劉長柱想了想說。

「好，你掩護，我先上。」小孔向石崖跑去。

劉長柱倚托一株小栗樹，樹上爬滿藍色的喇叭花。他把衝鋒槍瞄準石崖的楞緣，狠狠地盯住那裏，只要土匪一露頭，就給他個迎頭痛擊。

像猴子樣在石塊上跳躍的小孔，飛快地前進着。他通過淺淺的草地，踏着風化了的碎石頭，登上七尖八楞的岩石。匪首王有亮倉促的打了幾槍，馬上，劉長柱這裏的子彈像刮風一樣的壓過去。

小孔蹲在一塊巨大的怪石後面射擊，班長風快地跑過了他，前進到另一塊石頭背後掩護。

不過在很短的時間內，小孔便接近了小山頂的前沿。就在這時，狡猾的匪首王有亮，像一隻狼猛的一躍，向孔繁平接連打了幾槍；等到劉長柱的槍找到這暴露的目標時，他已隱到石崖的背後去了。

忽然，小孔倒在大石頭上，飛起的石塊在他的身子底下顫抖了一下，不動了。

班長劉長柱跳了起來，這時，任何力量也別想捺止住他了。好像萬把刀子扎着他的心，他的頭馬上昏脹了，眼睛裏什麼都看不見，腦子裏什麼都忘了。兩腳一躍，他就登上了山頂。他從孔繁平流着血的身子底下，挪出他的衝鋒槍。一隻手提着一支衝鋒槍，兩支衝鋒槍同時開火，向匪首狠命的打去。「噠噠噠……」「噠噠噠……」土匪頭子在他的面前嚇得無路可逃。

小山頂上有一棵大椿樹，匪首只好趕快藏在樹的背後。劉長柱繞樹追逐着——土匪是不敢離開樹的。他左手「噠噠噠……」右手「噠噠噠……」真像神話說的雷公一樣，劈擊着這個罪惡的小丑。糟糕！正在這時候，他發覺左手的槍梭子裏沒有子彈了。這怎麼辦？換梭子是來不及的，那必須把右手騰出來，怎麼能行呢？

一轉念，計上心來，他將左手的槍盡量向樹後伸過去，槍口逼近匪首，嚇得匪首急忙向後退縮。退縮，這就好了；匪首的屁股和脊背從樹的右邊露出來了。「噠噠噠！」他扣動了右手的槍鈕，就這樣，結束了土匪的狗命。

他跑到孔繁平躺着的地方，看到他那緊閉的嘴唇，和微笑的瞼上眼皮的像熟睡似的眼睛，久久地沉默着。森林裏刮起一陣陰沉沉的風，這時，他才發覺小孔的手中握着一個小日記本。沾滿血的上衣口袋敞開着，顯然，這是他受傷以後才從口袋裏把本子掏出來的。

他從他那還溫暖的手裏，拿過來日記本，血已經把它黏糊在一起了。翻開日記本的第一頁，劉長柱禁不住流淚了。在淚眼濛濛中，他看到一行歪歪斜斜的字：「我是個忠實的人民戰士，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入了黨。」

他馬上意識到：「這是那天晚上寫的字……」

他把本子小心的裝進自己的上衣口袋，腦子裏忽然想起了剛才那棵小栗樹上的喇叭花。於是，他去摘了一束帶葉的花朵，放在孔繁平的胸膛上，然後脫下帽子，莊嚴地站在他的面

前，靜靜地，靜靜地，……

藍色的喇叭花變得光彩了，它們好像孩子們張開的小嘴，在無聲的歌唱。

現在，是春天了。邊疆的一切更加美麗，山川和森林都換上了新的面貌，在那僻靜的林間，除了打獵而外，再沒有什麼槍砲聲了。

在孔繁平流過血的岩石上，已經蓋滿了嫩綠的幼枝，還結着一種紅噴噴的香甜的木菓。並且在這附近已新修了一條闊闊的公路，一端通到內地去，一端通到壩子底下的大寨，和新蓋的營房門前。曾經利用打死土匪頭子的那棵大椿樹，現在剛把它伐倒在地上，準備蓋營房。從前是班長的劉長柱，現在升為排長。這時，他坐在大椿樹上懷念着死去的戰友——孔繁平。可是一陣晚來的寒意，驅走了他沉悶的心情，禁不住自言自語道：

「够了，我應該多去想以後的事。」

英雄們在學校裏

傅仇

這裏，是祖國和平的土地，美麗的地方。六月的岷江，暴漲了泥土色的洪水，像被太陽煮沸，帶着幾千匹馬力，洶湧奔騰，衝打着崖石，發出雄壯的聲音。綠茵茵的山，連着藍天，驕傲地矗立在江水之上。

山上，綠蔭裏是一所學校，這裏的學生，是軍人，剛從朝鮮前綫回來。昨天，他們緊握着衝鋒槍，雄獅猛虎般地打擊着殘暴的敵人。在最後一次決鬥中，英雄們把自己的鮮血，獻給了和平事業，爲朝鮮的國土生了光輝。美國強盜用殺人凶器，摧殘了英雄的身體，有的手和腳被敵人奪去了。而英雄們還活着，現在進了學校。

當我跨進學校，校長已經走來。真看不出，他曾經是個出色的指揮官。寬大的臉，戴付銀邊眼鏡，像一個教授，也像一個工程師。寬大的肩膀，使誰都非常相信，他是能够挑重担子的人。他一眼望着我，親密地笑了。我把右手伸過去握他的右手時，他却自然地把手伸給我，很有趣地對我說：「我的手在這兒。」我的心情感到不安，他覺察到了，望着我微笑道：「進裏面坐吧。」

學校的景象真引人注意。在寬敞無壁的會堂裏，掛滿了鮮艷奪目的紅色錦旗。這些錦旗從祖國各地送到了朝鮮，現在又跟着英雄回到了祖國。有的已褪了色，也許是給朝鮮的雨雪淋過，暴風吹過，砲彈的硝煙薰過，也許還有戰友們的鮮血把他染過。面面錦旗包含着多麼深厚的情感、多麼深厚的意義。一陣輕風透過會堂，刮起錦旗「唿唿唿」的聲音，好像對人親密地、自豪地說：「我們是英雄的旗，我們是戰鬥的旗，我們是和平的旗！」

清靜的教室裏，英雄們正在專心聽講。一切聲音都迴避得那樣遠，不敢侵犯這莊嚴的學校；就連風兒也不敢囂張狂嘯，只是從屋後的樹林裏，徐徐地送來涼氣。一個教室裏正在講語文課，學生正在聽寫教員口述的一段故事：「我們親愛祖國像母親……」一個教室裏，正在練習算術題。學生的頭腦，昨天還在戰壕裏計算殺傷的敵人，數着繳獲的子彈；今天，他們坐在教室裏，正在用心計算着一個建築工程的某一個數字。一位年青的學生，坐在他的座位上，一隻手撐着頭額在想，他的眼睛彷彿要把黑板望穿，望得很遠很深。……向陽的一間教室，學生在寫字。有個座位上的情景使人吃驚：一個失掉了雙手的人，他的右臂上綁着一枝硬筆。他的眼睛灼灼閃光，注視着桌上的紙。他的筆是那樣熟練，就好像和我們有手的人一樣。紅色的字，端正地在他的筆下出現了：「鋼鐵的意志，鋼鐵的心！」我感動極了，很想和他在一起坐下來；校長却輕輕地拍了我一下，把我帶到另一個地方。

清潔的牆上，貼滿了學業成績。有語文、算術、歷史、地理各科作業。我注意的看，雖

寫得有些歪斜，卻是一筆不苟的祖國的文字和阿拉伯字母，是戰士們的手寫的啊！校長含着深情對我說：「我們這裏是一所速成中學。昨天誰都沒有想到，戰場上拿槍桿的戰士，突然會變成拿筆桿的學生。」

我忍不住要插問一句：「學校的生活都習慣嗎？」

「我們非常習慣各種環境的生活。你看，在戰場上大家都是生龍活虎。在學校呢，」他像玩笑似的說，「都像孩子了。」接着他又正經地補充道：「大家是在養精蓄銳。憑他們在戰爭中對祖國的忠誠，完全可以叫你相信：很快地，他們都將成爲祖國優秀的建設者。」

「這學校裏的教員都是調來的嗎？」

「祖國像是早給我們計劃好了，培養了很多專門教員。都是軍人！我們學校還有位志願軍姑娘，在朝鮮前綫是個好戰士，現在是個好教員。」校長滿意地笑了笑，肩膀一擺動，右袖子在他胸前輕輕地飄着。

當我們走上樓時，校長說的那位志願軍姑娘，我們就認識了。看來是個纖弱的人，怎麼也搜尋不出一個印象，說明她是從戰爭中生活過來的，她的臉上露着天真的神采。校長這時有事離開了。她很高興地領我們去看學校的環境。她想介紹給我們的事好像很多，一塊磚、一塊石頭、一棵樹、一枝花，都有它生動的故事。

高高的，新建起來的「七一」大樓，是去年迎接黨的生日，英雄們獻的禮物。這是英雄

們的勞動建築，幾萬塊磚頭，從平地砌到天空，象徵着英雄們高貴的意志。英雄們說：「我們爲親愛的黨而勞動，我們爲親愛的祖國而建設。我們終身這樣服務，我們終身都感到自豪而幸福。我們的心只要還在跳動，我們就要創造奇蹟，奮勇戰鬥！」

大樓的外面，已經打扮成美麗的花園。各色的花朵，受着青枝綠葉的撫愛。我們的志願軍姑娘，站在金黃色的面前，她的手小心的撫着它說：「這些花，都是我們栽的。」

她抬起頭，臉上露出了笑容，很自豪地說道：「我們學校的人，都像這美麗的花朵。」有誰推開了窗戶，打斷了我們的談話。志願軍姑娘把頭掉過去，望着窗口露着半身的人，他胸前掛着金色的獎章。「你在做什麼啦？」志願軍姑娘問道。

「我在給祖國人民寫信。」這是動人的宏亮的聲音。

志願軍姑娘走近窗口，接過信來唸着。我站在花枝面前，聽得非常清楚。「親愛的祖國人民，請放心吧！我們身體雖然殘廢，但是我們的思想，卻非常堅強！今天，祖國給了我們又光榮又艱巨的學習任務，我們一定能提前完成，早日到達祖國的經濟建設崗位上去。我們要在新的戰綫上，狠狠地給予美帝國主義者以致命的打擊！」

這是莊嚴的誓詞。我激動地跑過去和他握手的時候，感到他全身都是雄厚的力量。突然，鐘聲響了，他把我的手更緊地握着說：「時間到啦，新的課程開始了。再見吧！」

「再見！」我的情感在激動，我心裏也跟着唸道：「時間到啦，新的課程開始了！」

我的戰友

江水

山坡上不整齊的草房羣裏，有一間印着鐵路路徽的帆布帳篷——這是某隧道工程隊的辦公室。在這裏，我遇見了分別四年多的戰友——田耕耘同志。我進去時，他正用他那隻已經習慣了的左手在寫什麼。見我進來，他慌忙用腿把籐椅推開，一面用他那唯一的左手熱烈的給我握手；一面責備似的說：「等你等了半天，現在才來！」他那未變的河南口音，使我感到家鄉的親切。

然後，我們倆像回憶又像探問似的呆望了很久。他那突起的胸脯，胸脯上佩戴的紀念章、軍功章，以及他那活潑而又帶軍人氣的嚴肅的面孔，使我憶起了從前我們相處的日子。

在進軍西南的路上，勝利的越過白馬山峯的時候，我為屬於軍事祕密的事情，來到了他的那個連隊。那時，他是該連隊的連長。在第三天一個追剿敵人的深夜裏，我和他坐在一個山坡上，靠住一棵不高的、傘形的落葉松漫談着，等待着黎明時的新的戰鬥任務。

「你看過『義犬救主』沒有？」談到中途，他突然這樣問我。

「看過！」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提出這樣的問題。

「全國解放後，」他描繪完這部影片以後說：「我希望到邊防綫上去，像蘇聯紅軍那樣守衛在遙遠的國防綫上，讓我們的國家好和和平的建設。」

這時，我才明白他爲什麼提出看電影的問題：他說出了自己內心的秘密和願望。

新的戰鬥任務打斷了我們的談話。第二天的黎明，我完成了任務離開了這個連隊，他最後一次用右手與我告別。

西南最後一次戰役中，我被調到野戰醫院工作，在我到職的第二天，一次緊急的治療會議上，我突然聽見了「田耕耘」這個名字，這個會議是專門研究爲了挽救他的生命而把他的右手鋸掉的問題的。要把他那從華北打到中南，打過黃河、長江、又打到西南的右手鋸掉，我聽到很難過。但經過會診研究的結果，只有這一條路。……

幾天幾夜，他都在昏迷中，我叫了他兩次，都沒有得到回答。有一天，我又邁進了他的病房，他竟坐了起來，把左手不習慣的伸給了我：「來，讓我的左手握握你，作爲我用左手戰鬥的開始！」說實在的，我衝動得與他抱在了一起，我像小孩一樣被他那樂觀的情緒感動的落了淚。我本想用來安慰他的話，怎麼也說不出口了。

他告訴我，當他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右手沒有了的時候，他蒙住頭無聲的痛哭了起來；但當他發覺這是愚笨的時候，他又痛痛的教訓了自己一頓：「一個戰士能够哭嗎！」

「那個時候的思想很亂，」他苦笑着說：「即使你，我也不願意見，『難道我就算革命

到底了嗎？啥事也不能幹了嗎？真的成了殘廢了嗎？『這些問題日日夜夜的苦惱着我。『不行！』後來我想：『我決不能變成殘廢。黨、國家還需要我，我還有腦子，還有左手，我只承認我是個共產黨員，決不承認我是殘廢！』你知道，想起這就有了力量。當然，我當邊防戰士的念頭，像咱倆在白馬山下談的那樣，是不敢想了。但，我還能够爲我們的國家服務，這是在心裏肯定下來了。現在我決心先從提高文化這一門着手，作爲自己不承認殘廢的開始。只要有思想，有生命，爲國家服務就有你的位置。說句老實話，現在我深深體會到，有了思想，再有了文化和科學知識，才能更好的利用你的生命！你活着才更有意義！』這段話深深的教育了我。從這以後，我和護士便成了他業餘的文化教師。兩個月過去了，他的左手完全可以自如了。這時我記起了他用左手寫出來第一個字時的興奮情形。我第一次見他流淚，他要求我這一天再教他十五個字，作爲慶祝他勝利的開始。

現在，在這間大山溝裏的帆布帳篷內，我第二次握住他這隻光榮的左手。好像專門爲了我證明他不是個殘廢似的，他把手伸平，捏的咯巴咯巴的直響，然後掏出香烟來遞給我一支，他自己也吸上一支。點火，拿茶都是那樣的自如。這時，我看到了桌子上放的筆記本，上邊是正楷字寫的「鐵路工程學學習札記」，裏面畫着和像小說裏的插畫一樣的隧道、橋樑、涵洞、開坡等簡單的構圖。這一切正像立在我面前的他這個精力充沛的人一樣，向我證實着：「我不是一個殘廢！我是一個完整的戰士！」